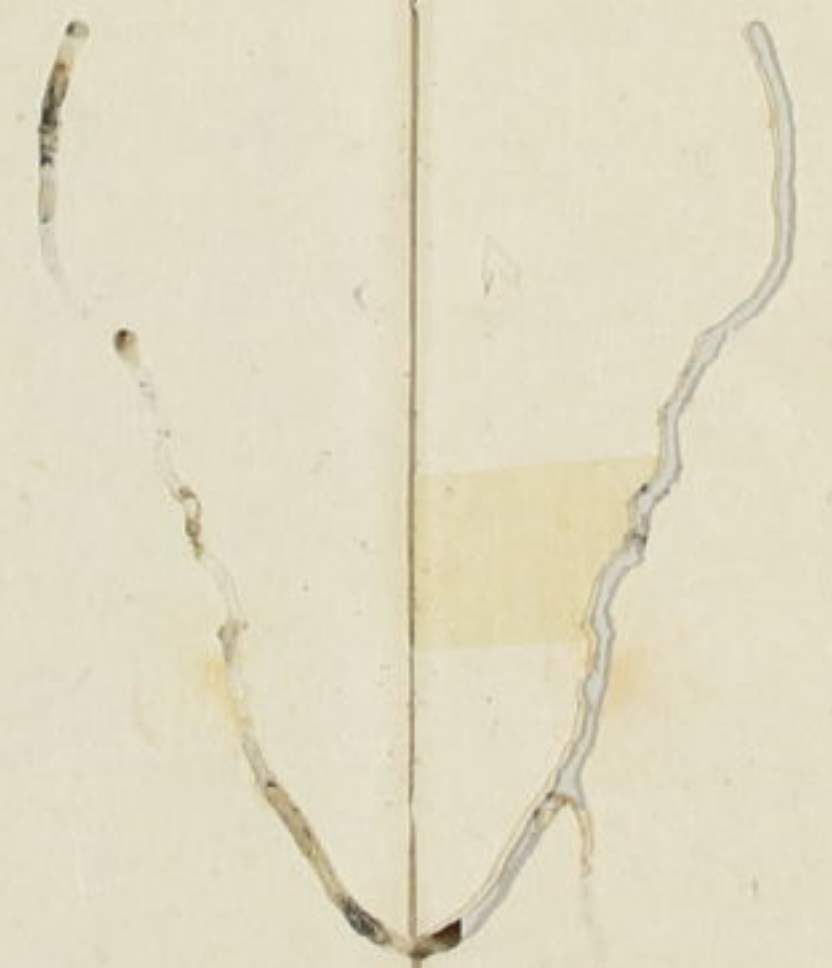


13
1787
51



43
號 1787
卷 51





義者人之所宜
禮者人之所體

六韜太公作文武龍
虎豹犬凡六韜太公曰縉微餌明小魚食之縉網餌香中

魚食之縉隆餌豐大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縉人食其祿
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
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

文王曰先聖之道其所起其所止可得聞乎太公曰見善而怠
時至而疑知非而處此三者道之所止柔而靜恭而敬強而弱
忍而剛此四者道之所起也

文王曰六守何也太公曰一曰仁二曰義三曰忠四曰信五曰
勇六曰謀是謂六守文王曰謹擇六守者何太公曰富之而觀
其無犯貴之而觀其無驕付之而觀其無轉使之而觀其無隱

危之而觀其無恐事之而觀其無窮文王曰敢問三寶太公曰
 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農一其鄉則穀足工一其鄉則器足
 商一其鄉則貨足三寶各安其處民乃不慮無亂其鄉無亂其
 族臣無富於君都無大於國六守長則君昌三寶全則國安
 允舉兵師以將為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長
 隨時變化以為紀綱故將有羽翼股肱七十二人以應天道備
 數如法審知命理殊能異技萬事畢矣

將有五材十過武王曰敢問其目太公曰所謂五材者勇智仁
 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
 二心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
 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潔

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

者唐史賀若弼曰揚素是猛將非謀將韋擒虎是闢將非領將
 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弼意自許為大將未軒錄宋真宗次

將以誅大為威以賞小為明以罰審為禁止而令行殺及當路

貴重之人是刑上極也賞及牛豎馬洗廐養之徒賞下通也刑

上極賞下通是將威之所行也吳書蔣欽曰徐盛
 有膽畧萬人督也

主與將有陰符八等有決勝敵之符長一尺破軍擒將之符

長九寸降城得邑之符長八寸却敵報遠之符長八寸若符事

泄告者聞者皆誅之宋都虞侯以上悉以所掌卒伍之數細
 書於所執之徒謂之杖記如笏記焉

敵人驚動則聽之聞枹鼓之音者角也見火光者徵也聞金鐵

矛戟之音者商也聞人嘯呼之音者羽也此五音者疑色之符

也

武王問曰吾欲未戰先知敵人之強弱豫見勝負之徵為之柰何太公曰勝負之徵精神先見明將察之其效在人謹候敵人出入進退察其動靜言語妖祥士卒所告凡三軍悅懌士卒畏法敬其將命相喜以破敵相陳以勇相賢以威武此強徵也三軍數驚士卒不齊相恐以強敵相語以不利耳目相屬妖言不止眾口相惑不畏法令不重其將此弱徵也三軍齊整陳勢以固深溝高壘又有大風甚雨之利三軍無故旌旗前止金鐸之聲揚以清輦鼓之聲宛以鳴此得神明之助大勝之徵也行陣不固旌旗亂而相透逆大風甚雨之利士卒恐懼氣絕而不屬戎馬驚奔兵車折軸金鐸之聲下以濁輦鼓之聲濕以沐此大

敗之徵也

戰攻守禦之具盡在於人事未起者其行馬蒺藜也馬牛車輿者其營壘蔽櫓也鋤鏹之具其矛戟也簾飾籬笠者其甲冑干櫓也鏹鏹斧鉞杵臼其攻城器也牛馬所以轉輸糧也鷄犬其伺候也婦人織紉其旌旗也丈夫平壤其攻城也春鏃草棘其戰車騎也夏耨田疇其戰步兵也秋刈禾薪其糧儲備也冬食倉廩其室守也田里相伍其約束符信也里官吏官有長其將帥也里有周垣不得相過其隊分也輸粟取芻其兵庫也春秋治城郭修溝渠其壘壘也

風后握奇經

馬隆本作握機敘云風后軒轅臣也幄者帳也大將所居言其事不可妄示人

八陣四為

正四為奇餘奇為握奇或總稱之先出遊軍定兩端天有衝圓地有軸前後有衝風附於天雲附於地衝有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風居四維故以圓軸單列各三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風居四角故以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總為八陣陣訖遊軍從後躡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聽音望麾以出四奇天地之前衝為虎翼風為蛇蟠圍繞之義也虎居於中張翼以進蛇居

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為飛龍雲為鳥翔突擊之
 義也龍居其中張翼以進鳥掖兩端向敵而翔以應之虛實二壘
 皆逐天文氣候向背山川利害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天地
 以下八重以列或曰握機望敵即引其後以犄角前列不動而
 前列先進以次之或合而為一因離而為八各隨師之多少觸
 類而長 天或圓而不動前為左後為右天地四望之屬是也
 天居兩端其次風其次雲左右相向是也地方布風雲各在後
 衝之前天居兩端其次地居中間兩地為地是也縱布天一天
 二次之縱布地四次於天後縱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天地前
 衝居其右後衝居其左雲居兩端虛實二壘則此是也高似係
奇經三百八十四字其妙本乎奇正相生變化不測蓋潛乎伏
義氏之畫所謂天地風雲龍鳥蛇虎則其為八卦之象明矣蓋

注奇讀如奇耦之奇則尤可與易準諸儒多稱諸葛武侯八陣
唐李衛公六花皆出乎此唐裴緒之論又以為六十四陣之變
其出也無窮若此則所謂八陣者特八卦之統爾焦氏易學卦
變至乎四十九十有六奇正相錯變化無窮是謂以名數該之
乎然觀太公武韜且言牧野之師有天陣有地陣此固出於握
奇而又有八陣焉此又出於天地陣之外者非八陣六花所能
盡也獨孤及作風后八陣圖記有曰黃帝順煞氣以作兵法文
昌以命將風后握機制勝作為陣圖故入其陣所以定位衝抗
於外軸布於內風雲負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內
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因其餘
地遊軍以案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椅
角則四奇皆出圖成罇俎帝用經畧北逐獯鬻南平蚩尤遺風
冥冥神機未昧項籍得之霸王楚黥布得之奄九江孝武得之
攘匈奴唐天寶中客有得其遺制於黃帝書之外篇列素而圖
之按魚復之圖全本於握機贖其妙窮其神者武
侯而已獨孤乃以為項黥武帝得之未之思歟

馬隆總述治兵以信求勝以奇信不可易戰無常規可握則握
 可施則施千變萬化敵莫能知其形象天地陳十二其形正方
雲生四角上兵伐謀其下用師棄本逐末聖人不為利物禁暴隨
衝軸相當

時禁衰蓋不得已聖人用之英雄為將夕惕乾乾其形不偏樂
 與身後勞與身先小人偏勝君子兩全爭者逆德不有破軍必
 有亡國握機為陳動則為賊後賢審之勿以為惑夫樂殺人者
 不得志於天下聖人之言以戒來者合則天居兩端地居其中散則一陰一陽兩兩相衝
 管子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謀得兵勝者霸故夫兵雖
 非備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輔王成霸今代之用兵者不然不知
 兵權者也故舉兵之日而境內貧戰不必勝勝則多死得地而
 國敗此四者用兵之禍者也四禍其國而無不危矣大度之書
 曰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戰而必勝勝而不死得地而國不敗
 為此四者若何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者計數得也戰而必勝
 者法度審也

荀子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
 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
 以敵湯武之仁義

戰國策蘇秦曰明主察相誠欲以霸王為志則戰攻非所先戰
 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
 彼戰之為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
 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窘之道也中人禱祀君弱
 讓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秦王則此虛中之計
 大戰之明日尸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
 心美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誦而華樂故
 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

出子戟折環鉉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襁蔽舉衝櫓家雜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其數而能拔城者為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 今世之所謂善用

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為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

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讎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為讎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後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鍾鼓竿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

李衛公問對

唐李靖答太宗元上中下三卷

太宗曰黃帝兵法世傳握奇文或

謂為握機文何謂也靖曰奇音機故或傳為機其義則一考其詞云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機奇餘零也因此為機臣愚謂兵無不是機安在乎握而言也當為餘奇則是夫正兵受之於君奇兵將所自出者也法曰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此受之於君者也又曰兵不豫言君命有所不受此將所自出者也凡將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鬪將也奇正皆得國之輔也是故握奇握機本無二法在學者兼通而已

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陣何義也靖曰傳之者誤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八名耳八陣本一也分為八馬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幡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誤傳詭設物象何止八而已乎太宗曰數起於五而終於八則非物象實古制也卿試陳之靖曰臣按黃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馬五為陳法四為閑地此所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此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紜紜鬪亂而法不亂混混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此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為一者也

太宗曰漢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今失其傳何也靖曰張良所學太公六韜三畧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然大體不出三門四種而已太宗曰何謂三門靖曰臣按太公謀八十一篇所謂陰謀不可以言窮太公言七十二篇不可以兵窮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財窮

此三門也太宗曰何謂四種靖曰漢任宏所論是也凡兵家流
權謀為一種形勢為一種及陰陽為二種此四種也蜀劉禪紀
楊修以所

撰兵書示張松飲宴間一有便
暗誦之世俗名號記者曰張松

太宗曰春秋楚子二廣之法云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
此亦得周制與靖曰按左氏說楚子乘廣二十乘廣有一卒卒
偏之兩軍行右轅以轅為法故挾轅而戰皆周制也臣謂百人
曰卒五十人曰兩此是每車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
耳周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
甲共七十五人楚山澤之國車少而人多分為三隊則與周制
同矣

太宗曰朕與李勣論兵多同卿說但勣不究出處卿所制六花
陣法出何術乎靖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
營包小營隅落鈎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為圖因之故外畫
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俗所號耳太宗曰內圓外方何謂也
靖曰方生於步圓生於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綴其旋是以
步數定於地行綴應於天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八陣為六武
侯之舊法焉

太宗曰五行陣何如靖曰本因五方色立此名方圓曲直銳實
因地形使然凡軍不習此五者安可以臨敵乎兵詭道也故強
名五行焉文之以相生相尅之義其實兵形象象水因地制流此
其旨也

太宗曰兵貴為主不貴為客貴速不貴久何也靖曰兵不得已

而用之安在爲客且久哉孫子曰遠輸則百姓貧此爲客之弊也又田役不再籍糧不三載此不可久之驗也臣校量主客之勢則有變客爲主變主爲客之術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因糧於敵是變客爲主也飽能饑之佚能勞之是變主爲客也

太宗曰太公云以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墓險阻又孫子曰天隙之地丘墓故城兵不可處如何靖曰用衆在乎心一心一在乎禁祥去疑倘去將有所疑忌則群情搖群情搖則敵乘釁而至矣故安營據地便乎人事而已若澗井隙隙之地及如牢羅之處人事不便者也故兵家引而避之防敵乘我立墓故城非絕險處我得之爲利豈宜反去之乎太公所說兵之至要也太宗曰兵有分有衆各貴適宜前代事跡孰爲善此者靖曰符堅總百萬之衆而敗於淝水此兵能合而不能分所致也吳漢討公孫述與副將劉尚分屯相去二十里述來攻漢尚出合擊大破之此兵分而能合之所致也太公曰分不分爲糜軍聚不聚爲孤旅

太宗曰陰陽術數廢之可乎靖曰不可兵者詭道也託之以陰陽術數則使貪使愚茲不可廢也太宗曰卿嘗言天官時日明將不法暗將拘之廢亦宜然靖曰紂以甲子日亡武王以甲子日興天官時日甲子一也殷亂周治興亡異焉又宋武帝以往亡日起兵軍吏以爲不可帝曰我往彼亡果克之由此言之可廢明矣然而田單爲燕所圍單命一人爲神拜而祠之神言燕可破單於是以火牛出擊燕大破之此是兵家詭道天官時日

亦由此也

太宗曰兵法孰為最深靖曰臣嘗分為三等使學者當以漸而至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將法夫道之說至精至微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是也夫天之說陰陽地之說險易善用兵者能以兵陰奪陽險攻易孟子所謂天時地利者是也夫將法之說在乎任人利器三畧所謂得士者昌管子所謂器必堅利者是也

筆叢兵家秦漢至衆今傳于世而稱經者黃帝風后太公黃石諸葛亮李靖等率依附之也孫吳尉繚當是戰國本書總之皆權謀形勢其明正大廓然王者之規司馬法一書而已 任

宏所錄兵書凡四種曰權謀曰形勢曰陰陽曰技巧凡兵書五十三家班氏獨出司馬法入禮類鄭漁仲譏之夫吉凶軍實嘉

兵固五禮之一而司馬之言與周官相出入益以信孟堅之識

非漁仲所規也

曹詩權家雅愛勝全國為令名注謂兵法

代醉編游用之曰兵家遁法即白法也開休生三門為吉開即

六白休即一白生即八白也

尅擇

蠡海錄人為陽物為陰陽數自一而至九陰數自二而至十有

尾故人無尾而物皆有尾

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一水二火之生形具而質未全故水有乾涸火有灰

燼其耗也速三四金木之生形質始具故木之枯朽金之剝蝕其耗也遲至五土而形質全備故亘古而無耗也

陰錯陽差有十二日蓋六十甲子分為四段自甲子已卯甲午已酉各得十五辰甲子之前三辰值辛酉壬戌癸亥為陰錯已

卯之前三辰值丙子丁丑戊寅為陽差甲午之前三辰值辛卯
 壬辰癸巳為陰錯巳酉之前三辰丙午丁未戊申為陽差蓋四
 段中每段除十二辰各餘三辰三四亦得十二辰是為陰錯陽
 差也甲子甲午為陽辰故有陰錯巳卯巳酉為陰辰故有陽差
 也或問五行相生惟金生水難明蓋金者氣也水生於氣聚故
 金生水也又云天者金之體星者金之精氣降於天則為雨氣
 出於地則為泉天為陽變化故或雨賜地為陰守常故泉流不
 息也十二屬子寅辰午申戌俱陽故取相屬之奇數鼠五指虎
 五指龍五爪馬單蹄猴五指狗五指丑卯巳未酉亥俱陰
 故取相屬之偶數牛四爪兔兩爪蛇
 雙舌羊四爪猪四蹄見洪巽漫錄

牛共羊居丑未之位牛色蒼雖有雜色而蒼多近於春陽之生
 氣故聞死則齧齮羊色白雖有雜色而白多近於秋陰之殺氣

故聞死而不懼凡草木經牛敢之餘必重茂經羊敢之餘必悴
 稿諺有之曰牛食如澆羊食如燒信夫是蓋生殺之氣而致然

也續博物志日月餘而私者生兒多疾日月晦朔弦望而私者
 生兒則愚痴瘡癩猶木日造醬而酸水日造醬則生虫九焦
 日種穀不生芽六合日遣鬼鬼不去
 火日安蜂則蜜苦土日種麻則不生

羊刃之說祿前一位是也祿過則刃生蓋貴人位前必列兵以
 此為喻但值陽干則是陰干則否如甲卯丙午甲既祿於寅前
 值卯方為真蓋寅卯一氣之木及乙祿卯前值辰非同數故否
 然則陽性暴故借羊以警之至于子平中以奪財羊刃名之者
 有逞暴凌劫之意也他可類推矣

月忌之說術家以為廉貞獨火故為忌者謬也此乃以洛書九
 宮推之初一起一宮二日二宮三日三宮四日四宮初五日則

入中宮中宮為皇極之位至尊之地在臣民當忌避故日月忌
 至於六日六宮七日七宮八日八宮九日九宮初十復至一宮
 如此循環數去十四日又入中宮二十三日又入中宮是以初
 五十四二十三為月忌也懶真子世言五角六張此古語謂
 五日遇角宿六日遇張宿此兩日
 作事多不成然乙年之中不過三四日紹興癸丑歲
 只三日四月五日角七月廿六日張十月廿五日角
 遯齋閑覽仕宦多忌瓦日不赴官人多不曉瓦之義或云瓦字
 允上官忌初四初七十六十九日名曰不祥日

東園客談陰陽忌諱固不足泥然亦有不可畧者嘗記丁願言
 少卿云昔遊宦蜀中至官有期駐舟江滸遊憩山寺遇老僧問
 丁公何為而至丁具以之官告又問期在何時了又以告僧曰
 是所謂兀日可不視事弗避之君必以事去君笑而不應既至

官月餘竟以事去免歸丁深異之於是復道故處從僧謁其術
 丁屢以語人臨治頗用之

容齋續筆建除十二辰史漢曆書皆不載日者列傳但有建除
 家以為不吉一句惟淮南鴻烈解天文訓篇云宮為建卯為除
 辰為滿巳為平壬生午為定未為執主陷申為破主衡酉為危
 主杓戌為成主少德亥為收主大德子為開主太歲丑為閉主
 太陰今會元官曆每月遇建平破收者皆不用以建為陽破為
 月對平收隨陰月遞互為魁罡也酉陽雜俎夢篇云以日月星
 辰各占六夢謂日有甲乙月有建破今注無此語正義曰按堪
 輿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陽建於巳破於亥六月陰建於未破於癸
 是為陽破陰陰破陽今不知何書所載但又以十干為破未之

前聞也蠡海佛老地府十王之說即十干之義其五稱閻羅最尊戊土居中故也有七七之名者蓋十干數至七則遇尅如甲子至第七日遇庚庚子至第七日遇丙十二支子至七日遇午丑至七日遇未易卦以七日来復則初爻至六爻畢七日又至于初爻

庚巳編誠意公嘗過吳門夜聞撞木聲以問左右曰某人上梁也又問其家之貧富及屋之豐儉曰貧家數椽耳公嘆曰擇日人術精乃爾又曰惜哉其不久也左右問故公曰此日此時上梁最吉家當大發然必巨室乃可若貧家驟富必復更置此屋旺氣一去其衰可待也其後家生計日裕不數歲藏銀百萬果徹屋廣之未久遂貧落如故

諸家要指主正五行者則洪理之曆府池紀之尅擇通書是也主洪範五行者則宋魯珍之曆正通書是也其正五行已不必

論所謂洪範五行則以甲寅辰巽戌辛申屬水辰震巳屬木庚壬丙乙屬火兌丁乾亥屬金丑癸坤未屬土其於五行之佐皆倒置之太和周視嘗著論以辨其謬矣而近世羅氏有霄乃作陰陽辨疑專論五行之有驗其說正五行祖伏羲先天之易洪範五行祖文王後天之易大率陰陽家造塗以山家墓運為用神而墓運決當以洪範五行變化流行者為主本此其說之可據者蠡海錄地支內所藏天干者子午卯酉為四極寄四祿馬辰戌丑未為四藏寓四墓馬故此八支各藏一陰干寅申巳亥為四開闢就生四祿馬故各藏二陽干戊藏於辰戌巳藏於丑未陰陽各歸其所戊藏於巳巳藏於午則亦寄祿而藏焉農田說文無田字韓詩東西耕曰從南北耕曰由呂覽管子皆云堯使稷為由載考錢譜神農幣文農皆作由管子今夫農群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枷芟及寒擊粟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

挾其槍刈耨鑄以旦暮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
襜褕露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肢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少而
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
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恒為農

商子廢逆旅則姦偽躁心私交疑農之民不行逆旅之民無以
食即必農農則草必墾矣壹山澤則惡農慢惰倍欲之民無所
於食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
十倍其樸然則商估少民不能喜酣輿大臣不為荒飽商估必
則上不費粟民不能喜酣輿則農不慢大臣不荒飽則國事不
稽主無過舉上不費粟民不慢農則草必墾矣

呂氏春秋凡耕之道必始於壚壚地壚壚為其寡澤而後枯言上必

厚其鞫厚為其惟厚而及故畝欲廣以平剛欲小以深管云澤

尺上下得陰濕上得陽乾然後成生稼欲生於塵而殖於堅者慎

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疏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有耨

也必務其培其耨也植植者其生也必先速其施土也均均者

其生也必堅好是以晦廣以平則不喪本根莖生於地者五別

分之以地莖生有行故邀疾長弱不相害故邀大苗其弱也欲

孤始生時欲得其孤特長也欲相與居依助不其熟也欲相扶

相扶持不是故三以為族聚乃多粟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

是以先生者美禾後生者為批是故其耨也長其兄養大而去

其弟樹肥無使扶踈樹境不欲專獨生而族居肥而扶踈則多

根相迫批境而專居不能自蔭則多死

漢書文帝詔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
 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
 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
 百官之奉養或廢無用之事或多與何民食之寡之也夫度田
 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
 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番為酒醪以
 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與丞相
 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
 隱泊宅編七閩地狹而水源淺墾山隴為田層起如階級每要
 接谿谷水以灌漑朱行中知泉州有水無涓滴不為用山到
 崔嵬盡力耕之
 詩蓋紀實也

前食貨志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善為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
 勸今一夫授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餘
 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九
 十石餘有四十五石估為錢千三百五十餘社間春秋之祠用
 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文終歲用千五百不足
 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歛又未與此此農夫所
 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於甚貴者也善平糴者謹觀
 歲中上下熟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
 使民適足價平而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藏中饑則發中熟之
 所藏上饑則發上熟之所藏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
西都賦提封五萬疆場綺紛溝塹刻鏤原隰龍
 鱗決渠降兩荷挿成雲五穀垂穎桑麻敷芬
 左思魏都賦腴腴野奕奕苗畝甘荼伊蠢芒種斯阜西門澗

其前史起灌其後蓄為屯雲泄為行雨水澍稔陸時稷黍熙熙桑拓油油麻芋均田畫疇蕃廬錯列薑芋充茂桃李陰翳家安其所為服美自悅淳于髡謂齊王曰臣今者從東方未見道簿汗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所欲者奢故笑之

世說王無功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奴婢數人自課種黍春秋

釀酒養鳧鴈蒔藥草自供與仲長子光服食養性欲見兄弟輒渡

河還家遊址山東臯著書自號東臯子文粹陸龜蒙云舜耕歷世謂象為之耕鳥為

之耘請試辨之吾觀耕者行端而徐起撥欲深畝之行魁者無出於象行必端履必深法其端深故曰象耕耘者去莠舉手務疾而畏晚鳥之啄食務疾而畏奪法其疾畏故曰鳥耘

談苑江南多畬田先爇爐爇縱火焚草也爐火燒山界也俟經雨乃下種歷三歲土脉竭不可復種藝但生草木復爇旁山劉

禹錫連州畬田詩下種暖灰中乘陽折芽藥蒼蒼一雨後蒼穎

如雲發吳闞駰十三州志百粵嶺南有畬田駮音祭王氏農書架田即葑田以木縛架為曲田浮水上以葑泥附木上而成田其田隨水上下故南方有盜田之訟

碧溪詩話舒王作前元豈行龍骨長乾掛梁栢龍骨水車也歲稔故掛而不用又寄楊德詩遙聞青秧底復作龜兆折脩脩兩

龍骨豈得復掛壁是歲旱反前詠耳坡亦有詩翻翻聯聯啣尾

鴉筆筆确确晚殼蛇宋周紫芝字小隱號竹坡老人有句云兩細方林露雲珠欲護霜蓋方言可以入詩

吳中以八月露下而雨謂之護霜露九月霜降而雲謂之護霜

總龜詩話坡遊武昌見農夫皆騎秧馬較之偃僂而作者勞佚相絕作秧馬歌敘述甚詳唐子西至羅浮始識此器作詩云擬向明時一受屨着鞭常恐老農先行藏已問吾家舉從此馳名

四十年亦巧於用事李白詩田家秋作苦鄰女夜春寒柳宗元札札耒耜聲飛飛來鳥鷓鴣茲筋力事特

用窮歲年演繁露桔槔水車也立木其上交午如十字一頭虛垂人為制

其低昂今世捲水之車也魏畧馬鈞為園患無水以灌乃作翻

車僮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出更入其巧百倍於常

俞琰曰拂水車拂也楊倞以為連耒非也耒打稻器非拂也按

方言宋魏之間謂之攝爰自閩而西謂之倍或謂之拂江淮之

間謂之挾或謂之梓註僉打穀者蓋水車拂謂之拂連耒亦謂

之拂似不相妨周公瑾雜志頗悉孟郊詩机春潺湲力杜預作連机水磴

周公謹曰今農家打稻之連耒古之所謂拂也王莽傳東載耒

南載耨注耨也耨去草也西載銍北載拂注音佛以擊治禾今

謂之柳慶曆初知并州楊偕伏所製鋤連耒狄武襄以拂連耒

破儂智高非特治禾也按天官書耒亦作梓及捧又連耒也身

玉篇此倍杖之倍其字從木本非止於擊耒又以鐵為之短兵

之利便也堯山堂公謹名密居齊之東野作書名齊東野語後宋杭居癸辛街書名癸辛雜志以居山東魯縣又號

泗水潛夫以周子卓不除號草窓自井田之法廢賦名曰繫民幾不聊生余嘗夷攷在昔獨兩漢

為最輕自高惠以來十五稅一文帝再行賜半租之令至十三

年乃盡除而不收景帝元年亦嘗賜半租至明年乃三十而稅

一即所謂半租耳蓋先是十五稅一則三十合征其二乃止稅

其一乃所謂半租之制也自是之後守之不易故光武詔田頃

者師旅未解故行什一之說今糧儲差積其令三十稅一如舊

利是知三十稅一漢家經常之制也以武帝南征北伐東巡西幸奢靡無度大司農告竭當時言利者折秋毫至於賣爵更幣算車船租六畜告緡均輸鹽鐵權酷凡可以佐用者一孔不遺獨於田租不敢增益

通考四時纂要者唐韓謨撰徧閱農書取廣雅爾雅定土產取

月令家令叙時宜採沈勝種樹之書授崔寔試穀之法兼刪高

氏目錄齊民要術編成齊民要術元魏賈思勰撰起自耕農終於醯醢資生之業靡不畢書其曰治生之道不仕則農蓋名言也

漁釣

魯語宣公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眾留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

助宜氣也鳥獸孕水虫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獵魚鱉以為夏

鵠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虫孕水虞於是乎禁罝麗設罝鄂以實

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蘗澤不伐天魚禁鯤鰠獸長麋麋

鳥翼擊卵虫舍蛭蜾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

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孔叢子子思曰鯀魚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

莊子任公子為大鈞巨緇十五牯以為餌躡於會稽投竿於東

海期年不得一魚一日有大魚率巨鈞任公子引其魚而腊之

自漸河以東莫不厭於魚者列龍伯之國有大人者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鈞而連六

謝承後書鄭敬字次卿汝南人同郡鄭敬者過存敬敬方釣魚

於大澤因析芟為坐以荷薦肉醪醪盈酒言談彌日琴書自娛

任彦升表折芟焚枯此焉自足

唐書張志和號玄真子自作歌曰青箬笠綠簑衣斜風細雨不

須歸嘗謁顏真卿以其舟故漏請更之曰願為浮家泛宅往來

若雪間太公望生茅以漁文王勞而問之對曰魚求於餌乃牽其緝人食於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得以祿取

人人可竭以小釣釣川而擒其魚中釣釣國而擒其萬國諸侯

能改齋漫錄大唐新語漁具總曰冬箸漁服總曰夜禱唐書元

結傳載自澤詩曰能帶冬箸全獨而保生能學聲斷保宗而全

家傲也如此漫乎非耶語皆協韻唐書晉釋作敝挺切誤蘇子

美松江漁詩云鳴榔莫觸鼓龍睡舉網時聞魚鱉腥我實宦遊

無况者旋來隨爾帶冬箸皆竹平聲今韻畧不收此字說文漁之為事

也有釣網呂荃以木絕水卷網紫算取蝦蟹取鱗鉅取龜鼈

續墨客揮犀漁家以猢猻毛置之網四角則多得魚云魚見之

如人之見錦繡也今有見人於江湖溪沼間垂釣布網者但至

心默禱誦喝諦呪一七遍則可使終日無獲湘潭間有李道人

常持此呪以濟物命後為群漁所仇乃越境而遁

裏談高皇龍潛時漁于川一日獲鯉三十五實之一冬箸有陳

四者來共語又戲以罩 聖躬既而 上持魚還舍落冬箸已

失其五知陳竊矣往問之陳諱匿 上欲啟之陳笑入以還

上及 上即位一日問劉誠意吾享位幾何年劉曰 聖壽無

疆然以數言當三十五又其間五歲假之 上忽思竊魚事以

其數符立召陳至將殺之 上問若頗憶與吾周旋無陳對曰

臣何敢忘因述漁事 上曰吾忘之為何地陳曰烏龍潭也

上曰吾鄉惡有此陳曰臣嘗於此罩烏龍故云爾

商賈
莊子券內者行夫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惟庸有光志乎期費者惟賈人也

史貨殖傳計然曰知閭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糴二十病農十九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糴齊物閭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蓄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本傳計然者漢

上人也博學無所不通尤善計筭嘗南遊越范蠡畢立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著四方所出

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足羊澤中千足瓊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巴南河濟之間千樹荻陳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干畝厄苗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天官注行曰商

處曰賈金玉曰貨布帛曰賈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乞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取舒與兄弁書馬伏波類西戎賈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坡詩其作賈明留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賈

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洒削薄技也而邳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一之所致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奸富

下為

漢平準書富商大賈或踦財役貧轉穀百數廢居居邑封若皆低首仰給冶鑄者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矣

吳郡賦士女佇胎工賈駢坐縲賄貨紛紜器用萬端澁言不正衆夥錯亂交易相競喧譁嗶芬葩蔭映成伯陽市賦目語額

窺窬於分毫之際杜詩市人日中集於利競錐刀書言王莽令市官收賤賣貴賒貨與民收息百月三今人鮮庫

是其遺意史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資貸子錢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定

其無鹽氏出貸其息什之

方詩話今人市語答人真實事則稱見來此語蓋已久矣坡

贈王山人詩面頰照人元自白眉毛覆眼見來烏

工技

考工記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材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工

弓人為弓六材既具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為遠也角也者以為疾也筋也者以為深也膠也者以為和也絲也者以為固也漆也者以為受霜露也

左傳賂之以執斷執鉞織絰皆百人裁木為器曰鉞裂帛為衣曰規左賦藏鉞巨萬鉞規

呈燕

莊子輪扁曰斷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已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斲而斷之盡堊而鼻不傷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問之曰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况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承謂云吾處身也若概株駒吾執臂也若

樞木之技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調聖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調之聖

梓慶削木為鐻見者驚猶鬼神魯侯問其術對曰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齊七日忘吾四支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管子四人者國之石人謂士農工商各守其業不可遷也如今之柱下石

列子宋人有為其君為楮葉三年而成楮之楮葉中不辨列子曰使造化三年而成一葉物之有葉者亦鮮矣燕王好徵巧人曰臣能棘刺之

端造沐猴王請其制而觀之術人即逃去

韓非子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徭徙則亡其功一人之

作日忘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工矣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

則亡五萬人之工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虧彌大矣癸

雜志宋太祖時以廢殿梁壞須大木換易二司奏乞以模枋一條截用上批曰截你爺頭截你娘頭別尋進來於是嘉祐中修三司勅內一項云敢以大截小長截短並以違制論即此勅也豈區區斬一木哉

世說蒲元性多奇思於斜谷口為諸葛武侯鑄刀三千口自言

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謂大金之元精命人於成都

取江水蒲以淬刀言雜涪水不可用取水者捍言不雜蒲以刀

畫水言襟八斗取水者叩頭云於涪津履水遂以涪水八斗益

之篙師曰長年舵工曰三老杜子美詩長年三老遙憐汝又有最能行最能水手之名

魏陵雲臺樓觀精巧先稱平衆木輕重然後造構乃無錙銖相

負揭臺雖高峻常隨風搖動而終無顛倒之理明帝登臺懼其

勢危別以大才扶持之樓即頽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玄宗

國中堂既成召工巧漫約錢二百萬復求賞拔魏國以絳羅五百段賞之強而不顧曰請取螻蟻蟻蟻其數置堂中尚失一物不敢受直

唐史凡工匠以州縣為團五人為火置長一人四月至七月為

長功二月三月八月九月為中功十月至正月為短工細鑊之工教以

四年專輅樂器之工三年平漫刀稍之工二年失鐵竹漆之工半馬冠冕弁幘之工九月

筆談審方面勢覆量高深遠近算家謂之車術車文象形如繩

木匠所用墨斗也求星辰之行步氣朔消長謂之綴術謂不可

以形察但以算數綴之而已北齊祖亘有綴術二卷歸田錄都

於造塔每卦則交手於背為結構之狀如此逾年撰木經三卷行於世皓常造開寶寺塔望之不正而勢傾西北問之曰京師

地平無山而多西北風次之不百年當正也

刻字匠

筆叢葉少蘊云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而藏

書者精於讐對往往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誦讀亦精詳
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鑄板印行此不然但監本始馮道耳柳
玘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所鬻字書小學率雕本則唐固
有之陸子淵豫章謾抄引揮塵錄云母昭裔貧時嘗借文選不
得發憤云異日若貴當板鑄之以遺學者後至宰相遂踐其言
子淵以為與馮道不知孰先要之皆出柳玘後也載閱陸河汾
燕閒錄隋文帝開皇十三年勅廢像遺經悉令雕板此印書之
始則又在柳玘先矣唐文皇乃盡選五品以上子弟入弘文館
鈔書何耶意六朝崇奉釋教致然未及梁雕他籍也唐至中葉
以後始漸以其法雕刻諸書至五代而行至宋而盛耳筆談慶曆中

布衣畢昇又為活板其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錢唇每字為一印
火燒令堅先設一鐵板其上以松脂蠟和紙灰之類屑之欲印
則以一鐵範置鐵板上乃密布字印滿鐵範為一板待就火煬
之藥稍鎔則以一平板按其面則字半如砥極為神速今無以
藥泥為之者惟用木稱活字云

染匠

冬官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秣三月而熾之湛潰

也丹秣赤粟也湛讀如漸車帷裳之漸熾炊也染羽所以飾旌
及王后之車也

唐書李固言未及第前行古柳下聞有彈指聲固問之答曰吾
柳神九烈君已用汁染子衣矣科第無疑果得藍袍當以棗糕
祀我矣固言許之未久登第

練匠

考工記榬氏凍衣以沕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

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凍暴日謂當日曬宿井

謂懸於井中浚水以灰漬之

銀匠

朝野遺記李太宰邦彥家起於銀匠既貴其母

嘗語昔事諸孫以為耻母曰汝固有識乎宰相家出銀匠則可羞銀工家出宰相正為嘉事何耻為其見高乎李守素多矣

泥匠

書若作室家既勤垣惟其塗墍茨

韓愈集巧者王承福視屋之貴賤而上下其巧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食焉而怠其事者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墁以嬉

皮匠

考工記攻皮之工五函鮑鞞韋裘掌皮掌秋斂

皮冬斂革春獻之

磚石匠

周平園集銘墓三代已有之薛尚功鍾鼎款

識載開元四年偃師耕者得干比墓銅滕篆文石林左泉後崗前道萬世之寧茲焉是寶蓋古者範銅精巧鑄以為器生死皆用自漢錢幣銅有禁於是陶土堅緻與鐵石等予得光武時梓潼扈君墓磚先叙所歷之官又有章帝時范君謝君磚銘以四字為句任昉在梁撰文章緣起乃謂墓誌始晉殷仲文洪丞相跋云世傳漢墓碑皆大隸疑昉時尚未露見其說良是惜乎洪公不見漢磚也自銅易磚自磚斷石愈久愈簡便耳嘉泰癸亥故友四明沈煥叔之子省曾智甫出示越新拓王獻之保母

墓碑因謹記之

大令保母之藏以刻磚為志

刀鑷工

江季其曰市上有一刀鑷工無姓氏室家惟

一女年七歲日以刀鑷所得錢與女醉則簪花吹笛肩女而歸

無一朝之憂有終身之樂疑為有道者也

王僧虔對客謂銅鑪為却老先生

陶工

椰子厚云藝精埏埴制合規模亶至德之陶蒸

無苦窳合大和以融結克保堅貞且無瓦釜之鳴是猶土劍之

德夏后氏之時烏曹氏始作磚其覆屋之瓦由夏桀始也

櫛工

哀談太祖時整容匠杜某專事上梳櫛修甲

一日

上見其手足甲用佳紙裹而懷之上問將何處去杜

對曰

聖體之遺豈敢狼藉將歸謹藏之上曰汝何詐耶前

後吾指甲安在杜對見藏於家

上留杜命人往取甲其家人

從佛閣上取之以朱匣盛頓香燭供其前比奏上大悅謂其

誠知禮即命為太常卿

左傳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

女室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

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

為五節過則為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

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執惑蠱之疾今君

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

史記扁鵲者

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仍號之為扁鵲又家於盧國因命之曰盧醫也

渤海郡鄭

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竒

之嘗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

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母泄扁鵲敬諾

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索隱曰按

舊說云上池水謂木末至地蓋承取露及竹木上水取之以和藥服之三十日當見鬼物也乃悉取其禁方

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

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特以診脉為名耳人之病

病疾多而醫之所治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輕

身重則衣食不能適陰陽并藏氣不定形羸不能服藥信巫不

信醫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

周人愛老人即為耳日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

兒醫隨俗為愛秦大醫李醜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

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少而喜醫方術

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

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三年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意

居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有其書無

意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

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對曰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

痛臣意診其脉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

此病疽也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癢腫後八日嘔膿死成

之病得之飲酒且內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

脉得肝氣肝氣濁而靜此內關之病也脉法曰脉長而弦不得

代四時者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經主病也代則絡脉有過經主

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裏其代絕而脉青者病得之酒且內所

以知其後五日而癢腫八日嘔膿死者切其脉時少陽初代少

陽初關一分故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及八

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至界而臃腫盡泄而死熱上則

重陽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脉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氣已上行

至頭而動故頭痛 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
 其脈告曰氣鬲病病使人煩懣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少憂數
 忤食飲臣意即為之作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
 日即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脈心氣也濁躁而經也此
 絡陽病也脈法曰脈來數病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熱
 脈盛者為重陽重陽者邊心主故煩懣食不下則絡脈有過絡
 脈有過則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

齊郎中令循病衆醫皆以為癘人中而刺之臣意診之曰湧
 疝也令人不得前後溲循曰不得前後溲三日矣臣意飲以火
 齊湯一飲得前溲再飲大溲三飲而疾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
 病者切其脈時右口氣急脈無五藏氣右口脈大而數數者中

下熱而湧左為下右為上皆無五臟應臣故曰湧疝也以中熱
 故湧赤也 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病氣
 也然暑汗脈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則熱
 信曰唯然往冬時為王使於楚至莒縣陽周水而莒橋梁頗壞
 信則擊車轅未欲渡也馬驚即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即來救
 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間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
 臣意即為之液湯火齊逐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即
 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切其脈時并
 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并陰者脈順清而
 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間濁在太陰脈口而希是水
 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知之失治一時即轉為寒熱 陽虛

侯相趙章病召臣意衆醫皆以為寒中臣意診其脉曰迴風迴
 風者飲食下嗑而輒出不留法曰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
 之酒所以知趙章之病者臣意切其脉脉来滑是内風氣也飲
 食下嗑而輒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為前分界法後十日乃死
 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
 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

肝重四斤四兩左三葉右四葉凡七
 葉主藏魂心重十二兩中有七孔三
 毛盛精汁三合主藏神脾重二斤三兩扁廣三寸長五寸有散
 膏半斤主裏血温五藏主藏榮肺三斤三兩六葉兩耳凡八葉
 主藏魄腎有兩枚重一斤一兩主藏志膽在肝之四葉間重
 三兩三銖盛精汁三合胃重二斤十四兩兩紆曲屈申長二尺六
 寸大一尺五寸徑五寸盛穀二斗水一斗五升小腸重二斤十
 四兩長三丈二尺廣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迴積十六曲盛
 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大腸重二斤十二兩長一
 丈一尺廣四寸徑一寸半當齊右迴十六曲盛穀一斗水七升
 半膀胱重九兩二銖縱廣九寸盛溺九升九合宛委餘篇云王
 楸考周禮廩人月三鬴註六斗四升曰鬴計食米日六升四合

也魏李悝曰人食米月一石半是食米日五升也漢趙充國曰
 以一馬自駝負三十日食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是人日食米
 八升馬日食十斗七升也匈奴傳一人三百日食用糲米十八
 斛是人日糲米六升也古斛小漢二斗七升當今五升四合所
 謂食米八升當今二升一合六分食米六升當今一升六合觀
 一馬能負米麥至此可以徵其升合之小而倉公傳所載人大
 腸受水米之數不至可駭矣第沈存中所言六斗為一斗七升
 九合而糲則六斗當為一斗六升更必一升九合似當以存中

據為

說苑扁鵲過趙趙王太子暴疾而死扁鵲造宮門曰入言秦越
 人能活太子庶子難之曰吾聞上古之為醫曰猫父以管為席
 以芻為狗北面而祝諸扶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能如是乎
 曰不能中古之為醫者曰俞跗炊灼九竅而定經絡死人復為
 生人子之方能如是乎曰不能大夏之疾所謂尸厥也以為不
 然入診之太子股陰當縵耳中焦焦如有嘯者皆可治也庶子

入報趙王跣足出門曰先生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有之則糞土
之息得蒙天履地而長為人矣先生不有之則先犬馬填溝壑
矣扁鵲遂為診之砥針礪石云太子復生天下皆曰扁鵲能

生死人辭曰予非能生死人也特使當生者活耳鵲兄弟三人
善醫文侯問

孰善對曰長兄視色故名不出家仲兄視毫毛故
各不出門鵲鍼人血脉按人毒藥故名聞諸侯

後漢書郭玉少師程高學方診六徵之技陰陽隱測之術和帝
時為太醫丞多有效應帝奇之玉仁愛不矜雖貧賤廝養必盡

其心力而療治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針即
差召玉即詰問其狀對曰醫之為言意也賤理至微隨氣用巧
針石之間豪芒即乖神運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
夫貴處高尊以臨臣臣懷怖懼以承之其為療也有四難焉自

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強不能使藥

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針不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
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為不愈也

尸子醫均者秦良醫為宣王割瘞惠王治痔皆愈張子之背腫
謂曰背非吾背也任子治焉治之愈均誠善治疾也張子委治
焉夫為身與國亦猶此必
有所以委治然後治矣

南陽張機字仲景總角造何顥謂曰君用思精而韻不高後將
為良醫卒如其言顥先識獨覺言無虛發王仲宣年十七嘗過

仲景仲景曰君有病宜服五石湯不治且成後年三十當眉落

仲宣以其貫長遠不治也後至三十果疾成竟眉落其精如此

華陀字元化一名粵遊學徐土蕪通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而
猶有壯容時人以為仙精於方藥不過數種心識分銖不假稱

量針灸不過數處若疾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剗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澗浣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傳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括異志朱師古三十時得疾不能食間葷腥即嘔史載之曰君之疾正在素問中名食掛凡人肺六葉舒張如蓋下覆於脾一或有疾則肺不能舒脾為之蔽故不嗜食素問曰肺葉焦熱掛

梁陶隱居序覽本草藥性以為盡聖人之舊稱神農本經余為信然岐黃彭扁振揚輔導至於桐雷乃著在於編簡而遭漢獻遷徙晉懷奔迸文籍焚靡千不遺一今之所存有此四卷是其本經所出郡縣乃後漢時制疑仲景元化等所記又有桐君採藥錄說其花葉形色藥對四卷論其佐使相須魏晉以來吳普廣陵人華陀弟子撰本草一卷李當之華陀弟子修神農本經等更復損益以神農本經

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為主又進名醫別品亦三百六十五合七

百三十種素問恬淡之士邪不能深入故移精祝由而已今人逆寒暑之宜小病必甚大病必危故祝由不得已也

謂祝說病由

上藥一百二十種為君主養命以應天無毒多服久服不傷人

欲輕身益氣不老延年者本上經

中藥一百二十種為臣主養性以應人無毒有毒斟酌其宜欲

過命補虛羸者本中經

下藥一百二十五種為佐使主治病以應地多毒不可久服欲

除寒熱邪氣破積聚愈疾者本下經禹錫等按本草神農本經本經以朱書名醫別錄以

墨書

南史薛伯宗善徙癰公孫泰患發背伯宗為氣封之徙置齋前

榔樹上明日而癰消樹邊便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長二十餘日

瘤大濃爛出黃赤汁升餘樹為之痿損老學庵族子相少服鬼絲數年飲食倍常發大

疽適四五月間金銀藤開花時乃大取依方所載法飲之兩日至數斤背消

高湛養生論王叔和性沉靜好著述考覈遺文探撫群論撰成

脉經十卷編序次張仲景方論編為三十六卷大行於世

齊諧記錢塘徐秋夫善治病宅在湖溝橋東夜聞空中呻吟聲

甚苦秋夫起至呻吟處問曰汝是鬼耶鬼曰我是東陽人姓斛

斯平昔為樂游吏患腰痛死今在湖北雖為鬼苦亦如生為君

善醫故來相告秋夫曰但汝無形何由治鬼曰但縛茅作人按

穴鍼之秋夫如其言為針四處又針肩井三處設祭而埋之明

日見一人來謝曰蒙君療疾忽然不見當代服其通靈宋元嘉

為奉朝請夷堅志虞雍公召至行在因道中冒暑瀉疾連月夢脚不泄則痢不痢則瘡獨煉雄黃蒸餅和藥甘草作湯服之安樂別法治之醫家大錯如方服之遂愈

舊唐書許胤宗醫術若神或謂曰公何不著書以貽將來胤宗

曰醫者意也在人思慮又脉候幽微苦其難別意之所解口莫

能宣且古之名手唯是別脉脉既精別然後識病夫病之於藥

有正相當者唯須單用一味直攻彼病藥力既純病即立愈今

人不能別脉莫識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藥味譬之於獵未知免

所多發人馬空地遮圍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療疾不亦踈

乎假令一藥偶然當病復共他味相和君臣相制氣勢不行所

以難差諒由於此本草序云醫王子姓常名古字老師元是疎勒國得道人

也身被毳袍腰懸數百葫蘆頂戴紗巾手持藜杖常以一黑犬同行壽年五百餘歲泊開元中孟夏之月有人疾患稍多疼困師發願心存目想遂普施藥餌

無不痊平觀之者便愈後乃圖形供養皇帝敬禮為藥王菩薩

元行冲狄仁傑器之嘗謂仁傑曰下之事上譬富家儲積以自資也脯腊腴腴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疾疫門下充旨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石可乎仁傑笑曰君正吾之藥籠中物也

避暑錄道士揚大均能默誦本草素問及兩部千金方不遺一字與人治病診病不出藥但云此病若何當服何藥是在千金某部即取紙授分兩不差余問素問有記性者或能誦本草則固難矣若千金但藥名與分兩劑料有何義而可記乎曰古之處方因病用藥精深微妙尚通其意其文理有甚於章句

名醫錄李王公主患喉癰數日痛腫飲食不下纔召到醫言須鍼刀開方得潰破公主聞用鍼刀哭不肯治忽有草澤醫曰某不使鍼刀只用筆頭蘸藥癰上霎時便潰公主喜令召之方兩次上藥遂潰令供其方醫云乃以鍼繫筆心中輕輕劃破其潰

